

卧龙生大师新品调笑系列

偷王小神童

上

卧龙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偷王小神童

(上)

卧龙生新品调笑系列 / 太白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佳

封面设计:杨明

偷王小神童

(台湾)卧龙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电视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3印张 400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0605-373-5/I·321

定价:26.80元(全三册)

内 容 简 介

向来安宁的成都府，一夜之间盗贼四起，总捕头庄劲疲于奔命。

神偷与偷王较技，神偷暂收偷王为徒，偷王千方百计击杀神偷。一时成都府鸡犬不宁。

艳妓贾金凤为报家仇，也前来成都，相中了相貌英俊的神偷，美色、艳妓、令神偷俯首听命。

神偷龙大炮以“打死不偿命”的无赖功夫，令四老称臣，让侠盗心折，令艳妓心痒，让俊男汗颜。一时艳名四起，女人们蜂拥而至。

孰料，神偷乐不思蜀之余，中了偷王的绝杀之计，差点身陷牢房，好在他英俊得没话说，仗着这一点他竟起死为生，一举将偷王收为内弟子，纳艳妓为妾，浪迹江湖而去。

目 录

第一章	美色换绝艺	(1)
第二章	美女一夜十八变	(55)
第三章	自作聪明	(68)
第四章	智斗手脚	(110)
第五章	女飞贼	(127)
第六章	千娇百媚蛇蝎心	(142)
第七章	美人蟒发威	(159)
第八章	龙虎战龟鳖受灾	(173)
第九章	明眸皓齿	(189)
第十章	出水芙蓉教人痴	(204)

第十一章	心若不偷凉飕飕	(215)
第十二章	直捣香闺	(245)
第十三章	戏水楼	(306)
第十四章	千里追凶遇故人	(320)
第十五章	寡不敌众	(339)
第十六章	梦中艳谭	(354)
第十七章	味道	(370)
第十八章	半路杀出程咬金	(385)
第十九章	台上第一剑	(403)
第二十章	引人遐思	(419)
第二十一章	惹祸	(435)
第二十二章	做贼新做法	(477)
第二十三章	怪偷王	(497)
第二十四章	剥丝抽茧	(511)

- 第二十五章 七杀碑 (529)
- 第二十六章 花棚底下飘香处 (546)
- 第二十七章 乔装行诈术 (567)
- 第二十八章 有钱讲话嗓子粗 (590)
- 第二十九章 借酒撒疯 (603)
- 第三十章 无需走歹路 (623)

第一章 美色换绝艺

深更半夜。

夜正黑，屋外冷风嗖嗖。

房中却很暖和，比春天还暖和宜人。

一个年轻人正悠闲地坐在那里。

酒，酒是好酒。

人，也很英俊、硬朗，一看就是那种能迷死女人的男人。

可是。

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冷漠。

冰冷的光从他的眼睛里射出。

可是。

房中并没有其他人。

没有人知道他为何如此冷漠。

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在这种时候，一般没有人敢来打扰他。

就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例外。

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就象一只正在等待猎物的猫一样。

但这里没有猎物。

有的只是酒。

他抓起了酒杯。

仰脖子，一口气喝了下去。

“哟，酒又不是用来灌的！”

一个女人的声音娇滴滴地传了过来：

“苏大捕头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年轻人就是远近闻名的苏飞——苏捕头。

这附近如果有人说不认识他的名号那一定会闹笑话。

天大的笑话。

一个美到极点的女人风骚地走了过来。

她的纤细的双手搭在了苏飞的肩上。

苏捕头没有动。

但是。

他的眼里已有反应。

● 这反应就是将那女人抱在了怀中。

那女人似乎求之不得。

“又在想什么心事？”

“没有”

“那你还等什么？”

男人笑了，他的笑容十分灿烂。

他英俊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但他仍然坐在没动，此时他拿起了酒。

突然，在人敲门。苏飞只得站了起来。

房门突然开了，那白白净净脸的男子，穿了一身雪白的衫裤，一只手还在扣扣了。

“哦，是保明，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

黑衣汉子微一欠身，道：“秦师爷有要紧事儿，请总爷您马上到府里去一趟。”

白净青年眉毛一皱，说：“怎么三更半夜我还不能清闲，有什么了不得的要紧事，非这时候跑来吵我不可？”

黑衣汉子道：“秦师爷没说。”

白净青年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说：“好，你先回去，回报秦师爷，我随后就到。”

黑衣汉子恭应一声，立即转身离去，不久，便传来马蹄远去的声音。

白净青年吩咐：“老陈，备马去！”

“是！”

黑衣汉子立刻转身出去。

四川号称为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实为天府中的最精华的地区。

物产富饶，景色秀丽，诗人墨客，公子王孙，衫影鞭丝，终年不绝，人民富裕，少有乞丐。

成都自古为蜀山氏之国，西汉的公孙述，以及三国的刘璋、刘玄德，先后均建都于此。

因此更是繁荣，不要说太平盛世，就是小康之年，也是人烟稠密，热闹非常。

当地绝少劫案盗案，做县官的，可以翘起二郎腿，哈拉哈拉，吃碗太平饭。

但是最近成都府内，接连发生两年大盗案，闹得满城风雨，第一件是北大安门附近一个姓关的大户。

最奇的是，被偷时正是华灯初上。

天色入黑不久，几个男仆，正坐在门房内聚赌，本宅女眷，也在客厅啃瓜仔聊天，突然有条人影一闪，去势极快。

女眷们惊叫出声，有的怀疑是眼花，有的以为见鬼，紧跟着，后院便传出失去财物呼叫。

等到男人闻声赶至，贼人已经无影无踪，谁也没看清楚贼人的面貌。

就在关家失窃的第二晚，东华门段魁家，也同样遭到光顾！

段魁乃是成都首户，世代簪缨，历有功名，家中奴仆成群，还聘有三个武师护院。

失窃晚上，也见到黑影一瞥而过，家人正在惊呼喧闹，忽听家人来报，内宅库房大开，失去不少金银珠宝等贵重之物。

珞人当堂惊动，由武师领着，点起灯笼火把，房上房下，四面搜索，胡乱闹了一阵，连贼人的影子，也看不见。

段魁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差点撞墙自尽。

他把全宅的男女仆人，武师，全叫到大厅上，拍案怒骂。

就在这时，突然一股急风，一道寒光，掠过段魁头顶，落在段魁的桌子上。

那道寒光，乃是一柄匕首，精光闪闪，匕首上还有一个白纸卷，仆人上前解去纸卷，打开念着：“段魁为富不仁，湖北灾荒，囤粮不放，且又放高利贷，剥削穷人，所以拿走白银

一万两，给你个小小惩戒。”

段魁平日一毛不拔，视财如命，平白失去一万两银子，比割去心头肉还痛，一状就告到“总督府”。

可是成都总督大人，也是头痛。

原来总督大人，名叫“蔡能”，为人圆滑善于奉承，很得皇上器重，满以为明年三月，必会高升。

怎料，省城重地，接连发生大盗案，闹得人心惶惶；街谈巷议，再这样搞下去，几年拍马屁的功劳，都将化为乌有，怎会不恨？

这天深夜，蔡能在大堂上，批完公事，正要回内宅吃宵夜，谁知才穿过回廊，忽觉面前微风吹过，黑影一幌，自己一顶红缨大帽，竟会平空飞去。

这简直是老虎头上拍苍蝇——不想活了。

“有刺客！”

蔡总督吓得屁滚尿滚，连忙拔腿逃跑，一面却大呼求救。

府衙内外立时开动，差役护勇，纷纷奔来，弓上弦刀出鞘，如临大敌！

蔡总督吓得面色惨白，等到众人人内，查问底细时，他才惊魂甫定，伸手一摸头顶，好佳在吃饭家伙六阳魁首，安然无恙，脸上却被抹了两佗胭脂，嘴也抹得鲜红。

众人见状，忍不住想笑。

他长长嘘了一口气，便把走廊失去缨帽之事，说了出来。

等大伙搜索全府，哪里有半个刺客？

而那顶缨帽，却摆在大堂公案上，一把孔雀翠翎，已经不知去向？

惊堂木下，压着一张纸条，写着：“借支允许毛掏耳坑，少吱吱焉焉，不然要你好看。”

蔡总督气得面色惨白，半天不能言语，良久，才抬头喝道：“没用的饭桶，站在这里做什么？秦师爷，快把庄总捕头叫来！”

秦师爷见总督大人动怒，立即走出大堂去了。

不久，庄总捕头连夜奉命前来。

原来这庄总捕头，单名一个劲字，本领高强，精明能干，在成都府吃六扇门的饭，已经有十年。

由于手段圆滑，机警老练，成都府内原有一些无业流氓，鼠窃狗偷，完全被他肃清。

甚至省内绿林豪客，稍有名望的江湖人，也都有点情面，所以人人对于庄劲都另眼相看。

成都省城十年来，鸡犬无惊，草木不动，庄劲功劳实在不小。

这晚被府衙陈保明，半夜敲门，由心爱女人被窝钻了出来，连夜谒见，不知为了何事？

总督大人蔡能含着一腔怒火，本来想把庄劲臭骂一顿，但是想起闹贼，太不平常，左右知道还不打紧，要是传了出去，岂不是更麻烦？

因此，只得强忍怒气，把今晚发生的事情，和盘说出，并且提及关段两家盗案。

庄劲立即叩头说：“小的罪该万死，平日防护不周，省城

有这么个巨盗进来，全不觉察，连累大人受惊，小的决定将功赎罪，一个月内，捉获巨盗，取回所有赃款！”

蔡总督见庄劲认错，方才心平气和了一些，当下吩咐紧守秘密，然后挥手令退。

次日一早。

庄劲便回到“签押房”，把几个得力手下唤来，略说连日失盗之事，及大盗的特征，喜欢在被盗人脸上，抹胭脂擦口红。吩咐各人利用眼线，仔细调查本城酒楼客店，娼寮妓院。

如果发现身上有胭脂的可疑人物，立即来报，众人奉命去了。

黄昏。

天还没有黑。

昏暗的长巷里却静寂无人，只有一盏灯。

残旧的灯笼，斜挂在长巷尽头的窄门上，灯笼下却挂着一面大招牌，招牌上写着：“来发大赌坊”。

招牌在秋风中摇曳，似乎在向人们招手说：快请进来发财。

这家赌坊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日夜都聚集着很多赌客。

有些赌客纯粹为了赌而来，有些赌客却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

因为，这赌坊的老板是个女的，她的样子不是很美，但她的声音却很美，美得就像是春天傍晚吹过大地的柔风。

她就叫“苏翠翠”。

此时，灯笼下走进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嘴里含着一根

稻草，吊儿郎当地，仔细瞧瞧他五官却十分凸出鲜明。

没有刘德华的帅气，也没有梁朝伟的酷。

苏翠翠瞄了一眼这年轻人，脸上一笑，立即走入账房去。

苏大文四十来岁，短小精悍，算盘拨得嘀嗒响。

“叔叔，那个大炮龙的又来了，这次说什么也得把他留下来！”

“你真的不再考虑？”

“不了！”

苏大文望着苏翠翠，一阵沉默后，又道：“翠翠，你的心事做叔叔的全明白，那个少女不怀春，这些年来，你东挑西拣的，没有一个看得上眼，想不到你会对一个流氓团仔……”

苏翠翠有些害羞地低下头。

苏大文突然问：“你说要将他留下，怎么个留法呢？”

苏翠翠笑了笑，道：“我们去逼他踏进赌的陷阱……”

说时，就凑近苏大文的耳畔，低声细语，只见苏大文不时露出笑脸。

“六六十八啦！”

那吊儿郎当的年轻人，大叫一声，三粒骰子在碗里跳动，最后每粒都停在六点。

“邪门，真的是十八！”

“哈哈，赔赔，这下赚暴了！”

就在这时，苏翠翠突然在他背后一拍，叫道：“大炮龙！”

大炮龙回过头来，见是苏翠翠，嚷嚷大叫：“赌徒肩上有

赌神，你这一拍，不是把我身上的赌神拍走了嘛，真是衰尾！”

苏翠翠道：“少瞎掰啦！”

“你说我瞎掰，好，有何吩咐？”大炮龙叫道。

苏大文接口说：“大炮龙，你的面子真他妈的大了，来发大赌坊这五十六年的老字号，老规矩全卖给你了！”

大炮龙装模作样地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大文冷笑道：“你少在装疯卖傻，今天说什么也不行，你非得把欠下的三百八十两银子还清了再赌！”

大炮龙转向苏翠翠问：“苏老板，这是你的意思？”

苏翠翠头一瞥，没有说话。

“哎哟！”大炮龙叫道：“苏老板，你这不是逼我上吊吗？”

“上吊！”苏翠翠说。

“是啊！”大炮龙苦着脸。

苏翠翠正色道：“上吊解决不了事情，你死了不要紧，我的赌债找谁去要呢？”

大炮龙突然摆出一付无赖相来说：“要钱没有，押我什么？”

“押人？”

苏翠翠一副讶异的神色，侧头望着苏大文道：“叔叔，咱们赌坊可有押人这个规矩？”

苏大文无奈说：“算了，我们就破这个例吧，翠翠，你看他值多少钱？”

苏翠翠上下打量着大炮龙，又是皱眉，又是摇头，似乎很难下决定。

大炮龙却嬉皮笑脸地道：“苏老板，眼睛睁大点，卡为呶亏，你看我肥头大耳肥嘟嘟的，满脸福气发财相，少说也值万儿八千的。”

苏大文一听，大声说：“我看你简直是想钱想疯了，当我们这儿是妓院啊！”

他气呼呼又道：“瞧你这副好吃懒做，卖到妓院当龟公，人家还嫌浪费米呢？”

大炮龙不生气，眨个眼，嬉笑说：“你真是没眼光，居然嫌我价码高。好吧，算你便宜点，五百两吧！”

苏翠翠怕他反悔，忙向苏大文使了眼色，道：“叔叔，他减价了，可以吃了！”

苏大文问：“大炮龙，你想怎么赌法？”

大炮龙想了想，才道：“一次输赢，我赢了，你把欠债扣掉，剩下的我带走，万一不幸我输，这个嘛……”

苏翠翠接口说：“你就留在来发赌坊打杂，作巡场，反正你长得结实，打架应该不成问题，到了存够了钱，就赎身，怎么样？”

大炮龙笑了，道：“好，一言为定！”

苏大文却说：“什么一言为定，口说无凭，这是要有张字据。”

大炮龙道：“字据就字据，谁怕谁呀！”

“不怕最好，我去写来！”

苏大文说着，就走入账房去。

苏翠翠却打心里偷笑。

赌场里的赌客，一见老板娘出马，全都停止了赌，围了